



皆

大

欢

喜

話
劇

第 17

巴 魯
山东人民出版社

惜

人

秋

意

111

111 111 111 111 111

話 劇

喜 欢 大 皆

王 命 夫 著

山 东 人 民 出 版 社

一 九 六 三 年 · 济 南

內 容 提 要

刘玉慧被分配到理发店当理发員了。她本人十分高兴。可是她婆婆、舅舅和丈夫輕視理发工作，三人联合起来进行阻拦，并在生活問題上向她施加压力。刘玉慧在街道干部、部队將軍等同志的大力支持下，勇敢地、堅強地跨过重重困难，刻苦鑽研技术，終于当上了模范。而婆婆、舅舅和丈夫也在將軍和群眾的教育和帮助下，認識了自己的錯誤，最后达到“皆大欢喜”。

皆 大 欢 喜

王 命 夫 著

—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（濟南經9路勝利大街）

山东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01号

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新华書店发行

*

書号：3884

开本 787×1092毫米 1/32·印張 3·字數 59,000

1963年11月第1版 1963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—7,000

統一書号：T10099·928

定 价：（7）0.30 元

人 物

刘玉慧——女，二十四岁，理发员。

赵学义——刘玉慧的丈夫，二十六岁，合作社会计。

母 亲——赵学义的母亲，六十三岁。

舅 舅——赵学义的舅舅，五十六岁。

周二叔——刘玉慧的邻居，五十岁，食堂服务员。

周二婶——周二叔的妻子，四十八岁，街道委员。

王部长——五十八岁，某军区后勤部部长。

王小莉——王部长的女儿，二十二岁，售货员。

陈宏志——王小莉的未婚夫，二十五岁，工人。

小 胖——舅舅的女儿，十四岁，初中学生。

时 間 近两年。

地 点 北方某滨海城市。

第 一 場

时 間 春天，某日下午。

地 点 赵家，赵学义的房间。

布 景 一个小单间房，門通院子，房中有一双人床和桌椅等家俱，墙上挂一件雨衣，桌上有几本书。显著的地位贴上一张宣传画，题为“一切劳动都光荣”。

〔开幕时，床上的婴儿在啼哭。母亲上。〕

母 亲 （自言自語）哼！又跑到哪儿去了。（抱起孩子）噢 噢 噢，（孩子哭）別哭了，別哭了，哭丧！哭丧！长大了也不是个好东西。（孩子哭得更厉害了）哭！哭！（赌气放在床上）有本事自个找你媽去！（孩子更哭了，不得已又抱起来拍着）

〔窗外露出舅舅的惊惶的面孔，舅舅提一罩着布罩的烏籠魚急万状上场。〕

舅 舅 姐，叫我好找哇！坏了，坏了，出了事啦，出了大事了！

母 亲 （被对方的惊惶所感染）啊！什么事？（放下睡着的孩子）

舅 舅 万沒想到哇！

母 亲 什么事呀？

舅 舅 （欲說又止）唉！叫我怎麼說得出口。

母 亲 什麼事呀？

舅 舅 唉！萬沒想到哇！

母 亲 急死人了！

舅 舅 誰說不是呢？別說你，把我也急壞了，可急死有什麼用呢！還是得想辦法……

母 亲 到底什麼事？

舅 舅 （欲言又止，搖頭）別提了。

母 亲 快點吧！

舅 舅 你們家出了這麼大的事，你還蒙在鼓裡！……

母 亲 我們家的事？

舅 舅 說了半天，誰家的事你還不知道？

母 亲 你壓根兒就沒說嘛！

舅 舅 我說，我說，可……我說不出口哇！

母 亲 干脆你別說啦！

舅 舅 不說我幹什麼來啦？你們家出了事，跟我們家出了事不是一樣嗎？遠的不說，就說你過門的那年……

母 亲 （生氣地）你要不說，就給我滾！

舅 舅 （莫名其妙）我……不說？……怎麼？我還沒說？

母 亲 說沒說你自己還不知道。

舅 舅 也是把我給氣糊塗了，人要是一着急……

母 亲 你可倒說呀。

舅 舅 人要是一着急……

母 亲 （怒不可遏）你……我不听了。

舅 舅 不听也不顶用啊！姐！是这么回事：你儿媳妇啊，当了剃头的啦。

母 亲 什么？

舅 舅 服务业公司把她派到理发店去了。

母 亲 啊！这……是真的？

舅 舅 哎呀！这种事情枪毙我，我也不敢造謠啊！

母 亲 哪天？

舅 舅 今天上午八点半。

母 亲 （沉思）……

舅 舅 （惊）姐，怎么啦？

母 亲 （肯定地）不能。

舅 舅 我用人格担保。

母 亲 （更肯定地）絕沒这事。

舅 舅 我……发誓。

母 亲 我死也不信。

舅 舅 （有些奇怪）姐，你凭什么不信呢？

母 亲 （斬釘截鐵）我們赵家門儿祖上沒干过缺德事，这輩人里不能出剃头的！

舅 舅 眼时的事，难說呀！走！我給你詳詳細細地說一說。

母 亲 这真叫“閉門家中坐，禍从天上来”呀！祖上有德，她不会干。

〔母亲、舅舅下場。

〔少頃，小胖在窗外向里望了望，兴奋地上。

小 胖 噢！又上哪儿去了？（見孩子，走过去亲了一下）小东西！該剃头了，对，以后叫你媽給你剃就行了。

（亲了一下孩子，孩子欲醒，赶快拍着）噢噢噢，对，我給表嫂写个条子。（找了张紙，边說，边写）“玉慧表嫂：我真高兴，不，（觉得不好，划掉，再写）你真高兴，不，（觉得还不好，再写）給你道喜，服务业公司把你分配到理发店了。但是，現在要保守秘密，姑媽和表哥一定反对，我爸爸問題更大。困难很多。但是，我們不怕，我們要斗争，把他們的封建脑袋好好地整一整。我們的力量是伟大的，把他們的封建思想彻底消灭，叫他們发抖吧！小——胖。”（写完后放在桌子上）哟，不行，不行，叫他們看見就坏了。（放在枕下，又拿出来）我表哥要……（轉念头）对对对，今天他不回家。（放在枕下，又去看小孩）你媽看見了，非得高兴坏了。（又亲了一下小孩欲走，大驚）坏了，我爸爸来了。（想跑出去已来不及，躲在雨衣后面）

〔舅舅、母亲上場，母亲拉开一个抽屜，在里边乱翻。

母 亲 怎么沒有啦！

舅 舅 是放在这里了？

母 亲 我亲眼看見的。（比划着）这么大一张紙，上边印着黑格子。

舅 舅 准是登記表，那么說她已經去了。

小 胖 （旁白）登記表都拿来了？

母 亲 真要命啊！（拉开另外一个抽屜，焦急地翻着）

舅 舅 几个格？

母 亲 那我怎么記得！

舅 舅 上边写着字沒有？

母 亲 写着啦！

舅 舅 什么字？

母 亲 我要認得还說什么？（抽屜里仍沒有）你看看那罗書里边有沒有？

〔舅舅去翻書。

母 亲 （从另一抽屜中拿出一張紙來，兴奋地）有了！有了！

小 胖 （旁白）糟了！糟了！

舅 舅 好了，好了。（跑過去一看，失望）這是外甥給他們合作社寫的檢討書。

母 亲 學義又為什麼寫檢討書？

舅 舅 （看了看，讀）“我不同意我的愛人去考服務公司，是我存在着嚴重的封建思想……”

母 亲 這小子天生的窩囊廢！不叫老婆考服務公司就是封建思想！憑什麼他不去考呢！

舅 舅 是嘛！

母 亲 憑什麼他老婆不去考呢？

舅 舅 這話問得有勁兒。

母 亲 憑什麼他閨女，他兒媳婦不去考呢？

舅 舅 簡直是不講理嘛！（把檢討書放在一邊）

小 胖 （旁白）還人家不講理哪！

母 亲 那羅書里都翻了？

舅 舅 还没翻完。

母 亲 还不快找去。

〔二人又焦急地找着。〕

母 亲 （又把那张检讨书拿起来）找着了！找着了！

舅 舅 （过去看）哎呀！还是那个检讨书。

母 亲 书里也没有？

舅 舅 还没找完呢！

母 亲 你可快点啊！

〔舅舅又过去一页一页地仔细地翻书，母亲走到床边去找，这一下可把小胖给吓坏了。〕

母 亲 （自言自语）我就不信找不着你，掘地三尺也得把你找出来！（发现被子下面的信）

〔小胖这一惊非同小可，几乎要喊出来，自己忙堵住嘴。〕

母 亲 有了，有了。

舅 舅 （有了前两次的教训，冷淡地回过头来，望了一下）那是封信。

母 亲 信？（又塞在被子下面）

小 胖 （擦了擦汗，旁白）可吓死我了。

舅 舅 我看看什么信，说不定跟这事有关系。

〔母亲又来找信，恰巧她刚才把信塞在被子里，找了半天没找到。〕

母 亲 咦！明明我放在这儿了，这不是闹鬼嘛！

小 胖 （旁白）迷信！

舅 舅 闹鬼也得半夜三更啊！谁见过大白天闹鬼的。

小 胖 （旁白）哼！半夜闹鬼你见过？

母 亲 不找了，看它自己从哪儿蹦出来。

小 胖 （旁白）它自己还能蹦出来？

母 亲 你说她那个什么表……

舅 舅 登记表。

母 亲 登记表藏到哪儿去了？

舅 舅 （忽然想起）哎呀！她写好还不交上去，把我也 闹糊涂了。

母 亲 （埋怨地）你呀！

舅 舅 我也不愿意糊涂啊！

母 亲 我看她不会干。

舅 舅 要是干呢？

母 亲 学义不叫她干。

舅 舅 外甥要是不管呢？

母 亲 他不管，我管！

舅 舅 她要是不听你的呢？

母 亲 她敢！

舅 舅 她要是敢呢？

母 亲 她……你是诚心气我，要是，要是的……有完没有？
〔赵学义兴奋地上。

赵学义 妈，告诉你个好消息。

母 亲 你还高兴，咱老赵家丢了人啦！

赵学义 妈，玉慧没去理发店。

母 亲 （惊喜）这……是真的？

舅 舅 你听谁说的？

赵学义 我刚刚托人打听的嘛！没错。

母 亲 她要是真的去当了剃头的，我活着沒脸見亲友……

小 胖 （旁白）去死！

母 亲 死了沒脸見祖宗。

小 胖 （旁白）嗨！詞儿接的好！

母 亲 她不能去，她不能一点也不顧赵家的脸。

赵学义 娘，您放心，我反正坚决不叫她干！

舅 舅 你是个會計，怎么着也不能叫媳妇給人家剃头去。

赵学义 大舅說的对。

小 胖 （旁白）哼！會計就了不起啦！

赵学义 玉慧又上哪去了？

母 亲 她还有心思在家呀！

〔赵学义收拾床忽見小胖的信，小胖焦急万状。〕

赵学义 小胖写的。（讀信）“玉慧表嫂，給你道喜：服务业公司把你分配到理发店了……”啊！

母 亲 这……哎呀！

舅 舅 是不是？

赵学义 （讀信）“姑媽和表哥一定反对。”

母 亲 你知道反对，干嘛还道喜？

舅 舅 下边，下边。

赵学义 “我爸爸問題更大”……

舅 舅 是說我？

赵学义 可不是。

舅 舅 我，我問題更大？我有什么問題呀？

赵学义 （讀信）“困难很多。但是，我們不怕，我們要斗

爭……”

母 亲 小黄毛丫頭要造反哪！

赵学义 “把……”

母 亲 什么？念哪？

赵学义 “把他們……”

舅 舅 （拍过信来，讀）“把他們的封建脑袋好好地整一整……”好哇！（气得双手发抖，讀）“我們的力量是伟大的，把他們的封建思想彻底消灭”，消灭！（气得双手抖）“讓他們发抖吧……”（气的大叫一声，坐在地上）

〔母亲、赵学义大惊跑过去扶，小胖大惊跑出来喊“爸爸……”，把母亲和赵学义又吓了一跳。舅舅見小胖，站起追，小胖围桌跑，舅舅把小胖逼到牆角。在这千鈞一发之际，刘玉慧突然进房，上前护住小胖。舅舅、母亲、赵学义均愣住。〕

刘玉慧 （激动地）大舅，沒有小胖的事，理髮員是我自己要干的……

〔小胖乘机跑出門外。〕

舅 舅 （看了看刘玉慧，愣了一下）你往哪儿跑！（欲追）

刘玉慧 （上前一步又挡住舅舅的去路）舅舅……

〔舅舅向刘玉慧的右方虛晃了一下，从左方鑽出去，冲出門外。〕

〔刘玉慧看着母亲、赵学义，等待着他們的进攻；赵学义有些胆怯；母亲注視着赵学义，等待着赵学义斥責刘玉慧，故意考驗赵学义；三人愣住，赵学义大窘。〕

赵学义 把……你分配到理髮店去了？

刘玉慧 嗯！

〔母亲失望地狠狠地瞪了赵学义一眼，仍在注視着赵学义。〕

赵学义 （紧张地）你……真……的去当理发员？

〔母亲更加失望，丧气地坐下来。〕

刘玉慧 当理发员有什么不好？

母 亲 （忍无可忍，站起来对赵学义）学义，我六十三的人了，活不了几年啦！你可为自己想想……

刘玉慧 （见母亲欲走，又拦住去路）娘，这批考上了五十多人，食堂、照象馆、洗染店，都分配下去了，就是理发店不好分配，领导上动员了好几次，我是共青团员，能不带头吗？干什么不好为人民服务，要是都不干理发员，叫大伙披头散发地建设社会主义。……没有市长，没有工程师不行……

母 亲 噎噎噎，你怎么不跟省长比呢！

刘玉慧 跟省长一样能比呀！……

母 亲 你怎么不跟大总统比呢？

刘玉慧 咱们没有大总统。

母 亲 搁着你的吧！这一套听的我耳朵都起茧子啦！（赌气出门，又走进来对赵学义）小子，哼！叫我告诉你什么。

（出门时忘记了门坎，险些绊倒，回头欲发作，但找不出什么理由，下场）

〔刘玉慧、赵学义相对无语。〕

刘玉慧 今天回家干嘛？

赵学义 不要你管！

〔刘玉慧走到床边看了看孩子。〕

赵学义 刚才干什么去了？

刘玉慧 不要你管！

赵学义 你打算怎么着？

刘玉慧 你打算怎么着呢？

赵学义 唉！

刘玉慧 你那检讨书白写了？

赵学义 （惊讶）检讨书？

刘玉慧 我看見了。

〔难堪的沉默，小胖进来偷听。〕

刘玉慧 学义，我才二十四岁，你愿意叫我在家里待一辈子？

赵学义 （哀求地）玉慧，你就不能为我想想。

刘玉慧 为你想？

赵学义 从打你想当理发员，我一闭眼就看见你给那些不認識的男人理发……

小 胖 （旁白）还能光给認識的人理。

赵学义 人家坐着你站着……

小 胖 （旁白）沒听说顧客站着，理发員坐着的。

赵学义 跟人家的脸离得那么近……

小 胖 离远了够得着嗎？

赵学义 人家给錢你就要……

小 胖 （旁白）不要錢，白理？

赵学义 我想到这些就难过，就痛苦，就渾身不得劲儿……

小 胖 （旁白）死得了死不了？

刘玉慧 我真沒想到……

赵学义 我沒說你怎么想的到呢？

刘玉慧 我没想到，你这封建思想这么厉害！

赵学义 你……

刘玉慧 昨天半夜我给孩子找尿片儿，看见了你给合作社团支部写的检讨……

小 胖 （旁白）他那检讨书也就配跟尿片儿在一起。

刘玉慧 当时我高兴的不知怎么好了。我想，你到底是个团员，能够这么快的认识错误。我真想马上去找你，向你检讨，我不该用那种态度对待你。可一看钟两点了，怎么能去呢！今天早上一起来我就告诉了周二婶和周二叔，他们还批评我呢！现在我算把你看透了……

〔小胖忍不住走过来。〕

小 胖 表嫂，别难过，看透了比什么都强，看透了就好斗争了。

赵学义 你怎么又来了？

小 胖 我家去挨揍啊？

〔周二婶兴高彩烈地上场。〕

周二婶 怎么，还生玉慧的气呀！算了吧！早上我也批评玉慧了，对你不能那么急躁冒进。话又说回来了，也不能光怨她一个人，那几天你那个立场观点儿，我看着都发火，她能不着急？事情不摊在自己身上，谁也会说，要是你二叔象你那样，说不定我一跺脚就跟他散。俗话说：“两口子打架是小事，就是别摔家伙。”（看了看房中家具）不是没摔家伙吗？话又说